

试析《尝试集》诗歌语言的建构

邓 伟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胡适《尝试集》展现出五四时期早期白话诗在初创时语言与形式探索方面的过程与芜杂。在“诗”的寻找过程之中,语言与形式是新诗发生的中心问题,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之中,胡适试图以白话诗在语言与形式方面超越文言诗,在形式与审美之中确定新诗。胡适的“尝试”给人一种清晰的过程感,新旧因素的存在与替代发展变化极为鲜明,是在不断的扬弃之中而取得不断的“进步”。在胡适《尝试集》的一些诗歌之中,可以看到白话文的叙述平实、语义连贯而又有所象征,能够表明内心的愤懑之情。基于语言与表现之间较为融洽的联系,这时可以说白话新诗基本能够成立了。

关键词:胡适;《尝试集》;诗歌语言;形式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2.017

在胡适《尝试集》之中有数个序言,包含很多信息,即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历史价值。钱玄同的《序》首先称赞的是胡适创作白话新诗的态度:“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我以前看见适之作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作诗文不避俗语俗字;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实行用白话来作诗。我对于适之这样‘知’了就‘行’的举动,是非常佩服的。”^{[1](P3)}在“知行合一”的强调之外,我们其实看到的是钱玄同对胡适“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现在“居然就实行用白话来作诗”——当然也是第一个——的确认,由此可以看作新文学阵营在新文学成绩方面的自我建构与定位。钱玄同认定《尝试集》与“新文学”的必然联系,从而确定了《尝试集》价值所在:“适之这本《尝试集》第一集里的白话诗,就是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1](P10)}仅就这些信息而言,也充分说明《尝试集》极大的新颖性与开拓性。

—

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之中有一段话:

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实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的,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做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2](P31-32)}

这固然说明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式的“试验”理

收稿日期:2018-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语言现代型构研究”(项目编号:16BZW112)。

作者简介:邓 伟(1975—),男,四川成都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由,更说明白话新诗在初创时期语言与形式探索方面的芜杂,在“诗”的寻找过程之中,语言与形式的问题是新诗发生的中心问题,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之中,试图以白话诗在语言与形式方面超越文言诗,在具体创作的形式与审美之中确定新诗。

这样,胡适的“尝试”给人一种清晰的历程感,新旧因素的存在与替代发展变化是极为鲜明,是在不断的扬弃之中而取得“进步”,从而在《尝试集》的诗作之中也留下不同时期探索历程的种种“成果”。

另在《尝试集》附录有《去国集》,主要为胡适留美时期的古典诗词创作。胡适自谓“今余此集,亦可谓之六年以来所作‘死文字’之一种耳”。其积累的动机完全在于一种进化论的眼光,“集中诗词,一以年月编撰,欲稍存文字进退及思想变迁之迹焉尔”^{[3](P148)}。可以列举两首,一为《耶稣诞节歌》:

冬青树上明纤炬,冬青树下欢儿女,高歌颂神歌且舞。朝来阿母含笑语:“儿辈驯好神佑汝。灶前悬袜青丝缕。灶突神下今夜午,朱衣高冠须眉古。神之来下不可睹,早睡慎毋干神怒。”明朝袜中实饧粢,有蜡作鼠纸作虎,夜来一一神所予。明日举家作大酺,杀鸡大于一岁羖。堆盘肴果难悉数。食终腹鼓不可俯。欢乐勿忘神之祐,上帝之子天下主。^{[4](P152)}

这让人想到了黄遵宪以海外题材进入中国传统诗作式的“开拓”,即基本上是以中国古典诗歌来叙述海外新鲜之事,必然会多使用诸如古诗的歌行体,行文更加自由浅白,也留下“神”、“上帝”等以中国固有词汇并不能精确反映海外生活与思想的表述。一为《沁园春·誓诗》: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5](P198)}

词的使用,其中甚至让人有口语使用的感觉,确是显得更为灵活自如,如此豪言壮语,诸如“文学革命”的口号使用,基本上是直抒胸臆,通俗易懂,达

到了明白如话的效果。所列举胡适的一诗一词,所代表的语言文字的探索实践,还是应属于晚清与民初时期的中国文学语言的有限调整的范畴之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语言一种多因素的“混合”。

二

我们还想旁逸斜出,论述胡适在海外时期另类的一些“诗歌”作品。它们并没有收入胡适的《去国集》与《尝试集》,也很少引起关注,即是胡适一系列的“打油诗”之作。

如胡适 1916 年 7 月 22 日在日记中记下的《答梅觐庄——白话诗》,试以第一节为例:

“人闲天气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把《水浒》来比《史记》,
好似麻雀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
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若非瞎了眼睛,
定是丧心病狂!”^{[6](P411)}

这就不能以中国文学既有的古典诗词来囊括了,很明显是吸收了中国正统雅文学之外民间俗文学的因素和调子,用语随意乃至粗俗,但同时也很好地向海外时期的友人表明了自己的白话文观点,带有亲密而幽默的风味。

再如,胡适还有一些运用民间俗文学形式的打油诗,以胡适与胡明复互寄的宝塔诗为例:

咦!
希奇!
胡格哩,
勳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7](P469)}

这首诗就更加随意了,乃至使用了一向不登

大雅之堂的口语方言。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与民族国家,其实就是一种无关宏旨的笔墨游戏。胡适认为:“打油诗何足记乎?曰,以记友朋之乐,一也。以写吾辈性情之轻率一方面,二也。人生那能日日作庄语?其日日作庄语者,非大奸,则至愚耳。”^{[8](P467)}因此,在打油诗里展现出了另外一个真性情的“胡适”,不记着要当“国人导师”、不曾时刻要想着以白话文奠基现代中国的“胡适”。在这样快意的“解构”之中,在私人性的调侃中,实则预兆重大的语言文字的变化与转机。

由于打油诗,胡适与任鸿隽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交锋。任鸿隽写到:

昨得永叔一片,言欲以一诗题吾白话之集。其诗云:

文章革命标题大,白话工夫试验精。

一集打油诗百首,“先生”合受“榨机”名。

吾亦报以诗曰:

人人都做打油诗,这个功须让“榨机”。

欲把定盒诗奉报,“但开风气不为诗。”^{[9](P488)}

任鸿隽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胡适倒是当仁不让,引用龚自珍的诗句认为自己的打油诗可开风气——那么这是什么风气?在一天之后,打油诗一事仍让胡适念念不忘,在日记中记下如下的内容:

唐人张打油《雪诗》曰: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故谓诗之俚俗者曰“打油诗”。^{[10](P489)}

这似乎是在为打油诗寻找历史渊源和它的合法性辩护。实际上,这涉及了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胡适以一个特定的民间自由的白话文形式,颠覆了那种诗文的雅文学语言,即便是大大浅白化了的歌行体与词,而进入到一个自由诙谐的白话文空间,而坚持中国古代雅文学语言的任鸿隽们自然会不屑一顾。

在打油体之中,胡适以个体的经验与放松的心态,展现了晚清以降中国文学语言变革之中的一个特别的显现。由于打油诗是非正式的,以至于胡适后来也没有将之收入诗集,也不会汇入新诗建设的主流,“摒除‘打油气’恰恰使‘白话诗’符合了一般的诗美规范,使白话新诗更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其‘诗体’解放”的总体叙事也有了合法性基础,而新诗发生时其粗糙的美学活力对一般

‘诗美’规范的冲击,便不得被牺牲了”^{[11](P141)}。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在特定的时期,打油诗的创作是其语言文字变革中的一个有意味的插曲,从中反映出胡适文学语言建构的探索之路以及折射于其中的历史洞见。

三

回到《尝试集》,看看在五四时期产生的最初白话新诗的模样。胡适曾经给自己的新诗定位:“缠过足的妇人永远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了。我现在把我这五六年的放脚鞋样,重新挑选了一遍,删去了许多太不成样子的或可以害人的。内中虽然还有许多小脚鞋样,但他们的保存也许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也许还有一点历史的用处,所以我也不避讳了。”^{[12](P44)}这并不是夸张之言。胡适白话新诗的旧体诗词形式与意味随处可见,特别是在“第一编”之中。随举一首《寒江》:

江上还飞雪,

遥山雾未开。

浮冰三百亩,

载雪下江来。^{[12](P63)}

五言绝句的意味十足,其诗意也是从古典诗词来的,无须多说。再看一首五言的《他——思祖国也》: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13](P53)}

这是为了将思念祖国的情感表现一种复杂而曲折的心理,所以连连追问。这样的白话新诗似乎不太成功,缺少诗味,是故意硬写出来的,用传统的诗评来说就是理过其辞,质木无文。

深具历史意识的胡适很快就在再版的序言之中,为自己的创作做了一个总结:“从第一编《尝试篇》《赠朱经农》《中秋》,……等诗变到第二编的《威权》《应该》《关不住了》《乐观》《上山》,等诗;从那些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这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的诗里最容易看得出。”^{[14](P34)}胡适用以说明从“第二编”开始,自由的新诗才逐渐得以过渡与出现,可以读到他对自已诗作的一个详细分析:

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

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做到后来的《朋友篇》,简直又可以进《去国集》了!第二编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与《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阙添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应该》一首,用一个人的“独语”(Monologue)写三个人的境地,是一种创体;古诗中只有《上山采蘼芜》略像这个体裁。以前的《你莫忘记》也是一个人的“独语”,但没有《应该》那样曲折的心理情境。自此以后,《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14](P34-35)}

这一段话较为重要,包含了许多的信息:胡适在《尝试集》写作的历程并不是均质的,有着若干的波折与发展,并且这一波折与发展更多是需要用以后的作品否定先前的作品来推进的;句法、声调、词调、体裁等形式因素被胡适认为是白话诗歌诗意的主要源泉,新诗形式的探索贯穿了始终;在新诗形式的价值层面,“自由”成为了最高的追求,形式自由与白话文的“自然”结合,构成了胡适诗学最为核心的内容。胡适日后还总结“胡适之体”诗歌的特点,不难发现与其白话文的倡导关系密切——“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15](P340-341)}

四

再选取胡适自己感觉很好的三首诗歌,作一个较为集中的阅读与分析。《关不住了》一首,胡适说明其有“纪元”的意义,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很微妙的是,胡适清楚标注《关不住了》为一首译诗,“译 Sara Teasdale 的 Over the Roofs”。这让我们很是好奇,为什么中国新诗确立的“纪元”会来自一首译诗——这又说明了什么?《关不住了》全诗如下:

我说:“我把我的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屋顶上吹来,
一阵阵五月的湿风,
更有那街心琴调,
一阵阵的吹到房中。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16](P94)}

不难发现此诗与胡适之前白话诗歌的区别,这是因为译诗来源于国外诗歌的思路、情韵,并没有消泯于一些中国既有诗歌的固定套路与体裁之中,自由体白话译诗较好表现出原作的精神,在语义的逻辑连贯之中显示出很好的表现力,富有内在的韵律,全诗在总体上显得较为饱满。

《“应该”》这一首白话文诗歌也是翻译,只是从文言翻译为白话文。在该诗的“附记”之中,说明该诗写作的缘由,是为了悼念一个年轻的朋友倪曼陀,“曼陀的诗本来是我喜欢读的。内中有‘奈何歌’二十首,都是哀情诗,情节很凄惨,我从前竟不曾见过。昨夜细读几遍,觉得曼陀的真情有时被辞藻遮住,不能明白流露,因此,我把这里面的第十五、十六两首的意思合起来,做成一首白话诗。”^{[17](P96-97)}全诗如下: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17](P96)}

此诗具有某种胡适西方诗歌翻译体的风味。胡适将新诗的范式从中国固有的诗词转向到了国外的诗歌,即便诗歌的翻译来自文言。因为,在较长的

一段时期,胡适都在翻译西方诗歌,其翻译诗歌的语体是多元的存在,但白话语言的翻译占到相当比例,并且在五四前后多是采用白话翻译,西方诗歌中的异质成分给其创作以直接影响。我们于是看到《“应该”》的创作带给胡适新诗的复杂创作过程,是由文言翻译成为白话文,再由西方诗歌构思白话文,最后具有明显曲折情思的“欧化白话”意味,这反倒是让胡适有了一种“极自由,极自然”的感觉——这折射出中国新诗所走上的一条“欧化”道路。

再看胡适新诗《权威》一首,诗后附记有“八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18](P101)}全诗如下: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18](P101)}

这是胡适所谓一种“极自由,极自然”的白话新诗创作。面对熟悉朋友之事,也是面对重要的时事,胡适有感而发,在“权威”与“奴隶”的对立中充满了一种理性期待。并且,全诗白话文的叙述平实、语义连贯而又有所象征,能够自如表明内心的愤懑之情。基于新诗语言与表现内容之间较为融洽的关系,或许可以说诗歌的肉体已在白话文之中成立了,或许可以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已然成立了。

参 考 文 献

- [1] 钱玄同.《尝试集》序[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2] 胡适.《尝试集》自序[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3] 胡适.《去国集》自序[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4] 胡适.耶稣诞节歌[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5] 胡适.沁园春·誓诗[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6] 胡适.答梅觐庄——白话诗[A].胡适全集:第2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7] 胡适.答胡明复[A].胡适全集:第2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8] 胡适.打油诗一束[A].胡适全集:第2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9] 胡适.打油诗答叔永[A].胡适全集:第2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0] 胡适.“打油诗”解[A].胡适全集:第2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1]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2] 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3] 胡适.他——思祖国也[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4]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5] 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A].胡适全集:第1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6] 胡适.关不住了![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7] 胡适.“应该”[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8] 胡适.权威[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Construction of Poetic Language in Changshiji by Hu Shi

DENG We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The process and exploration of poetic language and form in Chinese early vernacular poetry in May Fourth Period were displayed in Hu Shi' *Changshiji*. In the pursuit of Poem, language and form as the core issues, Hu Shi made constant efforts to write new Poems. He attempted to prove that Chinese vernacular poetry was better than classic Chinese poetry in language and form, defining New Poem in form and art. Hu Shi' s trial reflects a fresh proces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volution of sub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new and old elements. It is a progress of sublation. Some poems in Hu Shi' s *Changshiji* display a simple narration with coherent meaning and deep images. The Chinese vernacular new poem is formed with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Key words: Hu Shi; *Changshiji*; poetic language; form

(责任编辑:庄暨军)